

子華子卷之八

晉人程本著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纈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甚真無物不稟開付昇稟受而不加負醻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

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

前也提足窘行去而違之玄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大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暮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猶未而無當人之樸

慧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墮荀而不屈體而不能仰也其神闊踐而無法人之許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凌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嬾懈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漏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奸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誠實而不許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紗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但孚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已則氣必挫挫之而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幹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擾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竊魄守戒謹窒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浊出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原本甚潔而無有衆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濤射湛於所觸而響易矣洄洑波濤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與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五居中宮以制萬品冒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子華子卷之八